

齐鲁之光丛书



齐鲁英才

(第五辑)

主编/自牧 沂峰

QILU YING CAI

SHANDONG YOUYI CHU BAN SHE

山东友谊出版社

展示改革新格局
塑造開放新形象

姜雲書

目 录

孙肇明:用生命修补历史的人	石 盟(1)
国术的希望——武术教练尹爱祚速写	北 阳(37)
聂振刚:你使“北方家具”走向世界	安 泰(39)
良医·公仆——张栋	王云峰(44)
作家自牧写真	丁 彭 徐明祥(69)
郝传忠:运筹帷幄,大将风度	王玉伟(75)
“九品官”——胡敬远的人生追求	吴 肇(82)
肖蕙和她的写意花鸟画	张含保(90)
哦,挖掘医药瑰宝的人——韩平	牛余星(93)
王可海:能够认识你真好	李 煜 敬 春(106)
李福新与趵突泉公园	李执泰 侯新华 李宗益(126)
廉洁奉公的教育企业家王焕新	陈金兰 桑光玉 赵承山(130)
雄关漫道显豪杰——宋锡德特写	兰晋梅(135)
邓学贵:情系黄土地	张春阳 侯振宇(139)
票友李福新	高宗运(146)
立业之歌	刘胜利 张迎庆(152)
良将郑文彬	张含保 庄福礼(161)
实干家褚兴旺散记	王玉伟(166)
润物细无声——记优秀教师郭秀坤	杨绪斌 张胜广(172)
腾飞的济南白云实业总公司纪事	纪 红(179)
路荣永与“沈淄”	吴 肇(184)
“人能宏道”——朱长富风采录	王卫新 胡长柱(193)

心系群众的“村官”张敬臣……	桑志明	贾占林	王 帅(198)
孙即舜:风雨兼程 20 年……	石 盟	孙兆刚	(203)
走向灿烂明天的贾云亭……	盛 广		(214)
革新怪才——王建军……	王云峰		(222)
梁宝寺的“电方丈”——韩应民……	刘克军	王卫新	(235)
撑起这片蓝天的陶兴顺……	盛 广	袁廷录	(239)
“老卯”的四顶“帽”……	邵明亮	林桂学	(246)
白传喜:多种经营谱新曲……	晓 柳		(255)
桃李芬芳忆春风——记特级教师卢广真……	张胜广		(263)
于谋勇——大略大勇创宏业……	魏红前		(270)
般阳威“龙”……	仇建新	赵增季	杨 刚(281)
凡人小事……	凌宗玉		(289)
荷泽有个李庆奎……	孙祥祺	李孟健	(295)
千佛山——风景这边独好……	丁 彭	自 然	(304)
范永德那一串串夯实的足迹……	向 东	庆 华	(311)
奋争第一的院长——张云春风采录……	段京新		(322)
泉城城东,升起“街道之星”……	魏兴荣		(333)
田其斌扬眉铸剑魂……	仇建新	冯会年	(339)
王建华:面对着时代的回音壁……	庆 华	向 东	(348)
他们从军营走来……	娃 子	赵 军	(358)
七彩人生五彩歌——李世平剪影……	李通昌		(364)
张利与园林宾馆……	孙德明	刘茂海	冯进京(370)
走出黄土地……	张春阳	侯振宇	(372)

孙肇明：用生命修补历史的人

石 盟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的十几个农民，为了使自己和乡亲们不饿肚子，甘冒“生命危险”在一张“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间破草房里的昏暗灯光，后来竟成了划时代的火炬。

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省淄川区的一位农民，为了结束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形态，让自己和乡亲们走上富裕之路，在庄边的养猪场上偷偷摸摸地开始了“工业革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几间破饲养棚，后来竟变成了鳞次栉比的挺拔厂房。

如果说前者属生产关系领域里的变革，那么后者则纯粹是生产力方面的深刻革命。

任何参天大树都由幼芽长成。这幼芽的培植者——或者说这场“工业革命”的肇始者，是淄川区杨寨镇董家村的党总支书记、淄博国辰(集团)公司总裁孙肇明。

成功之后的孙肇明，自然引来了无数敬羡的目光和荣誉。但他却超乎寻常的冷静。依然是那身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行头”，像随便走在田野上的一位普通农民。

他说：“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农村、农业，只要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中国就会大踏步地向现代文明迈进。”

今天拥有“重点项目”和“工业园”实业的孙肇明，再也不像20多年前那样小打小闹了。他的目光早已穿越了海洋，直射大洋彼岸了。现代经济国际化是任何人都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本文所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位先修补好自己断裂的生命，再用自己的生命来修补断裂的历史的人。

①雨后初晴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一阵阵麦熟时节特有的芳香不断从敞开的窗户里飘洒进来。正好赶上停电，我和孙肇明只有在烛光里相对而坐。烛光里的回忆与烛光里讲述的人生故事，有一种特别感人的魅力。孙肇明面色黧黑，神态庄重，语气沉缓而富有节奏；一阵阵惆怅的心绪飘过他的心头。他曾几次对我说，父亲在他长大成人之后曾愧疚地对他说：“对不起你啊！孩子，当初没有让你多读几年书……”当谈到自己的母亲，已逾知天命之年的孙肇明，其愧疚之情自不可言状。他红着眼睛，声音发颤地一再念叨：“我的母亲太苦了，她老人家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孙肇明的父亲是位残疾人，腰弯得厉害，这种对土地的谦恭并不能感动上帝，相反，土地远远疏离了这个不幸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的父亲，只有走村串巷，靠耍点小手艺挣钱贴补家用，聊以糊口。

父亲的不幸加重了母亲的负担和苦难。里里外外，田间地头，终日劳作。好像母亲生来就是吃苦受累的。在孙肇明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劳动者的形象，他无论如何回忆不出母亲稍事喘息或悠闲自在的镜头。

1942年出生的孙肇明，属马。可他与生俱来的秉赋却与他的属相南辕北辙，从小就有一副不服输的犟脾气。这个满目贫困的世界对这个孩子来说却很精彩，处处充满诱惑。凡事他爱寻根问底，每天都有无数的“为什么”在引发他的思索，启迪他的智慧。

不幸得很，命运对这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执拗的不公正。他上有哥哥，下有妹妹，父亲残疾，家境贫寒。父母根本没有多少功夫来料理和注视这个身体瘦弱面色黧黑的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棵无名的小草，带有自生自长的味道。最终还是因为贫穷，孙肇明从八九岁开始，断断续续的艰难地读完了初小四年级，而且直到今天，在孙肇明52年的人生履历上，再也查不出

与学校、学历、脱产深造有瓜葛的经历来。

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曾发出过如此喟叹：中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见了狼是羊，见了羊又是狼；中国人要有大出息，只需将这性情颠倒一下，那就是见了狼更狼，见了羊更羊。

幼年失学的孙肇明，什么财富也没有，只有一副“见了狼更狼，见了羊更羊”的倔强性格和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耐力和毅力。少年辍学后的孙肇明远离了学校，他不敢轻易地走近学校，因为那里传出的朗朗的读书声使他深感委屈、羡慕与心慌。

比他年长的孩子们用过的课本卷曲、肮脏、破损，他虔诚地借回家，经过平整之后认真地包上书皮，就成了他的老师和学校。这是一个神圣的所在，那里正在构建着他的知识殿堂，初步地修补着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出现的断裂的生命。父母开始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不像从前那么爱动、调皮，整日似乎在念叨着什么，若有所思，心不在焉。当得知孩子在偷偷地学习文化时，他们悲喜交加、百感交集。父亲常常对着他的背影叹息，母亲则在夜阑人静灯下缝补他的衣衫时暗自垂泪。

强烈的求知欲使少年孙肇明的自学之路既顽强又不规范，呈多元化状态。董家是一个大村，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殷实大户和读书人。清末民初村里就出了一位专事程朱理学研究的孙老先生。此人是一位大学问家，有著作行世，后来还做过杨虎城将军的文化顾问。孙肇明在补习文化课之余，从这些大户人家借读过许多书。像《今古奇观》、《三侠五义》，乃至《三言二拍》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都是在那时啃读的。

所谓啃读，对于这个只读过四年初小的少年来说是很贴切的。今天的孙肇明回忆说：“当时只能是囫圇吞枣，靠上下文的承接来约略读个大意，完全谈不到仔细玩味，更谈不到进入其堂奥。”囫圇吞枣也罢，只约略读个大意也罢，它关键在于完成了对一个求知少年的灵魂的塑造，使他早早地在一片精神沙漠上闻到书香，憧憬了世界上的文明、高贵和美好。

生活的窘迫不可能使孙肇明成长为一个手不会提篮肩不会挑担的穷酸秀才，农田里的活儿他样样拾得起放得下，而且他善于动脑筋，找窍门，同样的农活他干得又快又漂亮，面孔和脊梁整天被太阳晒得黑乎乎的。

那一年夏天，孙肇明刚好 15 岁，他便随父亲来到一个十几里外的水利工地上。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到工地上来是担当给民工们做饭的差事，他则是来给父亲帮工、打下手。父亲腰弯得厉害，许多活儿根本无法做，所以他这个下手比上手还要累。他在屋角一个草垫子上坐下，面前的大风箱黑乎乎的似乎比他的头还要高出许多，他的任务就是烧火。大风箱被他细细的小胳膊拉动了，风箱便沉重地喘息起来，两头的风门也有节奏的嗒嗒地响着。起初他试图用一只手来拉风箱，一只手来照顾火舌正舔着大铁锅底的灶台。可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一条胳膊根本拉不动那风箱，就是两条胳膊一齐用上还拉得满吃力呢。火苗呼呼地跳动着，他虽然满头满脸的汗水和炭灰，但望一眼红彤彤的灶膛，他却觉得满足而又兴奋。实践证明坐着拉风箱根本不适合他这个 15 岁少年的体魄，一会儿他就被大风箱拉了起来。先是双膝跪在草垫子上，拉累了索性站起来接着拉。除了烧火还有大量的活儿等着他去干。挑水就是这诸多活儿中的又一项苦役。工地上的那些青壮年农民不仅食量大得惊人，喝水用水也多得惊人，稍不留神，那几口大水缸就见了底儿。他每天要抓紧时间，挑着那对近百斤重的大铁桶往返几里路，来来回回地跑上几十趟。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胳膊胀，他真有点吃不消了。可望一眼弯腰的父亲，他的精神和干劲就似乎得到了补充，第二天照常投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身体的酸疼之处，都会转化成一种神奇的力量。那时他还不懂得“生命在于运动”、“营养学”等道理，他只是朴素地认识到，对一个劳动者来说身体是本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能吃饭能干活于身体是大有好处的。

②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伴随着艰苦的劳动与清贫如洗的生活，在孙肇明的生命之树上却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嗜书如

命、助人为乐的美丽年轮。乡亲们见这个清瘦却不轻浮、自信却不自负的青年人有出息，就一致推选他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

在许多人的眼里，记工员并不是什么美差，因为它既不能脱离生产劳动，又要额外地完成这项关系到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工作。就是这项不起眼的工作，使孙肇明的心里甜滋滋的。他那时虽然从理论上不能条分缕析地说出个 ABC 来，但他在意识上却知道这是大伙儿对自己的信任，这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人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记工员多么简单啊，不就是加减乘除加珠算吗！但这对于只有初小学历的孙肇明来说，却是人生之旅上一道莫大的关隘。上任没几天，他就碰上了丈量计算土地的麻烦。多少年来，农村丈量土地沿用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约定俗成的标准，而今天你必须将这种标准换算成公制单位，尔后再换算成市制单位，然后才能准确地计算出土地的面积。

吃过晚饭之后，孙肇明就急乎乎地去了几里路外的赵瓦村，他这是临阵磨枪去请教本家的一位姥爷。老人很喜欢眼前这个聪颖好学的年轻后生，对他请教的问题倾其所知毫无保留地予以传授之后，还跟他谈了许多有关学习方法之类的知识和经验。孙肇明两眼炯炯有神，一边专注地听着，一边不断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

得了“真传”的孙肇明，工作起来果然得心应手，许多难题在他的运算下迎刃而解。队长和大伙儿在对他欣赏之余，还用谜一样的眼神打量着他。孙肇明抬起头，一面抹去脸上的汗水，一面把运算公式与运算方法给大伙捋得头头是道。他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让乡亲们离愚昧远一点，离科学近一点，再近一点。

珠算是孙肇明遇上的又一只拦路虎。但他横下了一条心：不仅要学会它，还要在珠子的拨动中弹奏出属于自己的个性与韵律。

本村有一位李老先生算盘打得又快又好。孙肇明决定登门拜师学艺。在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老先生双手颤微微地托出了一本纸页发黄的小册子，这是老先生一笔一划手抄的一本《珠算学》。

孙肇明浑身发热眼睛潮红双手接过了这本《珠算学》。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来他仍激动不已，他觉得那天晚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与学的范畴，发黄的册页里不仅存储着大量的珠算学信息，而且还有李老先生用生命构建的一部分。《珠算学》成了一个强磁场，一极连着老先生，一极连着孙肇明，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撼动肺腑。

1965年，22岁的孙肇明以自己卓著的工作成绩，由生产小队的记工员提拔为生产大队的会计。

工作条件的些许改善、业务上的更高要求，都会成为他强大的工作动力。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年轻人，工作上总有层出不穷的新鲜问题让他孜孜以求，而求索的过程总是充满魅力。这些魅力有时远远超出了他本职工作的范围，物质的、精神的、人生的、社会的，林林总总，他都乐于探索，他觉得这个世界确实很精彩。

他的工作也确实很精彩。年底结帐，搞财务决算报表，许多老会计都会战战兢兢，连续几次决算表上的数字总也平不起来。而孙肇明却能奇迹般地一次成功。他畅游在那些数字海洋之中犹似闲庭信步，其乐无穷。

但社会的运转却不会像财务报表那样逻辑和规矩。

“文革”的到来，使孙肇明既苦闷又惶惑。他那时还没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去怀疑什么，但直觉和良知告诉他：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怎么经得起如此疯狂的折腾呢？

“文革”时期董家村的“乱”是闻名遐迩的。当孙肇明试图以自己的良知来维护一下董家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时，却招来了“造反派”的追打。他被迫落荒而逃，到十几里之外的亲戚家躲了一个多月。

孙肇明也是在这个最动荡的年代里结婚成家的。所谓结婚，寒酸地让人心疼：除了一个衣柜和新添置的一张三抽桌外，别无他物；屋里其他几件家具，都是临时从亲戚家借来充门面的，摆放几天后要如数奉还。

③缜密的数字运算和逻辑性极强的经济管理，使孙肇明越来越疑窦丛生，无数个充满忧患意识与肩负使命感的问题萦萦于怀，常常

使他坐立不安：为什么几十年来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将富裕与罪恶划上等号之后，我们只落得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为什么农民们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之外，不能有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向往呢？！

1995年5月31日上午10时，孙肇明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使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那是70年代初期的一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幅表现农村工业化主题的图画，当时他激动万分，像一下子抓住了理论根据或者说是中央的红头文件。他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不走工业化道路，我们的国家、农村出路何在？！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但人家靠教育、靠科技、靠工业，却成了世界上公认的经济大国。”

1972年，孙肇明刚过“而立”之年。这是一个在长久地寻梦之后开始圆梦的年龄。只是孙肇明这个从贫瘠的土地上放飞的梦，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超时代意识，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圆梦过程充满了辛酸与恢宏的双重色彩。

平整后的养猪场不时地泛起一股股刺鼻的臊臭味。但挥汗如雨的孙肇明似乎没有感觉到这些，他现在满脑子里装的只有厂房。所谓厂房，现在看来会让人寒碜得脸红，其建房的主体材料不过是从村西边的山上就近采来的红色页岩。用了几架钢筋焊接成的房梁，在当时就成了轰动全村既奢侈又引起了争议的大事件。

不过，孙肇明现在是一厂之长了，他根本没有心思参加钢梁是否合理的争议。平整养猪场时他想的是厂房，厂房上梁时他思虑的是机器设备。在这里请允许我内心忐忑地使用“机器设备”这个“豪华”字眼吧，因为这个建在养猪场上的董家村农机修配厂，其第一台设备不过是花了几百元钱从外地买来的一台破旧的皮带车床。孙肇明围着这台车床左看了右看，还不时用手摆弄几下，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大小不等的齿轮和床身上那条长长的丝杠，转速的变化和丝杠带动进刀的原理使他很费琢磨。他意识到这对他来说又

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课题就像当年会计工作一下子摆到他面前一样，让他兴奋不已。

就这样，董家农机修配厂以这台旧皮带车床起家，开始了机械工业的“革命”。随后不久，孙肇明又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花费3万多元买了一台刨床。老天爷，3万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这个数字足以把全村老少的目光聚焦到孙肇明一个人身上。孙肇明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担子的分量：如果弄不好，我就是董家村的罪人呀！

为了对得起全村的父老乡亲，当然也为了免除获罪的厄运，孙肇明吃的苦头和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几年之后，农机修配厂竟神话般地生产出了合格的冲床、刨床、铣床，乃至12马力的小拖拉机。神话是精神上的创造，而这些钢铁奇迹是孙肇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的结果。

你体验过站在小拖拉机的车斗上横遭车祸、身体被猛然撞来的镗床工作台差点挤碎的惊恐吗？你体验过身背80多斤重的物件，上千里的水陆兼程而又食宿无序的超强度劳累吗？你体验过人拉肩扛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而稍一懈怠就会酿成事故的巨大危险吗？就算以上这些过于强悍和偶然，那么，你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使自己由一个初小生成为机械行业的行家里手吗？而且还要跟“SW62”、“TJ”等等这些洋文交朋友。

以上这些，我们的主人公孙肇明都体验过、经历过，或者说都做到了。当青春不再、眼角开始出现鱼尾纹的时候，每每回首往事而能够说青春无悔的人，才会感受到沉甸甸的人生。孙肇明的青春没有浪漫或做梦的时间，整天就是那一身脏兮兮而又油污斑斑的工作服，哪里有难题他又一定会呆在那里。他最浪漫的举动不过是凉风扑面星斗满天之时，或走在村路上或走在田间地头，来上一段“革命样板戏”里的唱腔。当时唱戏只是为了放松一下自己，还没有从韵味和艺术的角度来仔细玩味的雅兴。

农机修配厂的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孙肇明“工业革命”的热情。同时，物质上的进步对董家村人又进行了初步的精神启蒙。

孙肇明成了董家村的普罗米修斯，大家在感受到了物质上的温暖之后，也开始产生了些许改变旧生活方式的激情。

由于煤炭和原料的独特优势，据考证早在明代，淄川杨寨这个地方就有烧窑的历史。因地制宜搞工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先治坡后治窝”，实际是不要窝；“先革命后生产”，实际是不要生产的年代里，社会经济严重停滞与倒退，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改善。就说住房吧，董家村依然跟解放前的面貌相差无几，灰不溜秋的低矮的土石房屋，整个村庄晴天是土雨天是泥，但历史老人绝不会被人们长时期地无情捉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地大吼一声：给我滚开！孙肇明清醒地意识到，等历史老人发怒之后，大规模到来的经济建设和人们几十年一贯制的住房条件，首先会对建筑材料提出大量的需求。于是，孙肇明又一次力排众议，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村领导，继农机修配厂之后，又大胆地建起了砖厂和瓦厂。

孙肇明既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又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在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之下，不断扩大着自己“工业革命”的领地。

1973年，在讨论孙肇明的入党问题时，他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这些人众口一词地指责他“骄傲”、“个性太强”、“固执己见”。直至拖了一年之久，他才勉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但全村的工业却离不开这个没有傲气只有傲骨的孙肇明。1976年，孙肇明挑起了主管全村工业的领导重担。

[4]一万元人民币有多重？一位农民曾悄悄地向他的邻居宣布过一个数字：10元一张的票子，一万元重2.3斤；5元一张的票子，一万元重3.6斤。

那么，180万……

1982年……

……

……波涛的漩涡，就是对180

……反复复地……并、认同

之后，最后形成了这样两种能够构成体系的意见：一是将 180 万元，按董家村 3000 口人平均分下去，每人正好可得 600 元；二是抓住机遇，争风气之先，将 180 万元集中起来，建一个规模可观的外墙釉面砖厂。

前者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后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已任董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业主管的孙肇明。孙肇明又一次成了 3000 村民的目光聚焦的人物。孙肇明今天面对的绝不仅仅是 180 万元钱的走向，他面对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以及在此观念驱使下泛滥成灾的“我穷你也别想富”的可叹可悲的烂泥潭。更令孙肇明气恼不解的是群众有这样的思想，尚可做宽容的理解，而许多村领导也在此时成了群众的尾巴。

这种人数对比的巨大悬殊，为董家外墙砖厂筹建铺陈了一种灰色的背景。也就是说孙肇明注定要在一种忍辱负重的状态下为全村父老乡亲，当然也包括那些激烈反对自己的人履行使命、谋求利益。

那么，这个被绝大多数人包括村里的某些领导者激烈反对的外墙砖厂，在当时的时间和空间上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从空间上说它是我国江北地区的村办第一家；从时间上说它正处在我国百业待兴大搞基本建设的前夜。天时地利唯欠人和。可孙肇明铁了心，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营造“人和”。

孙肇明见到的第一块外墙釉面砖，是市领导南方考察顺便带回的加拿大产品。当时他用手抚摸着这块高档建筑装饰材料，心完全被它那亮丽的美质震撼了！中国本来就是陶瓷的国度，而洋人却在陶瓷乃至陶瓷的姊妹领域节节进逼，使我们完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孙肇明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孙肇明当即向市领导要下了这块釉面砖，如获至宝似地带回家中，将它摆放在屋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天只要推门进户，第一眼就会看到它。很有意思，一块小小的洋人做的釉面砖，成了孙肇明激励斗志、清醒反思的“座右铭”。

当时我国能够生产外墙釉面砖的只有广东石湾。镇上几下江南

取经摸索，先行一步，成为我国江北地区名副其实的第一家。

孙肇明的外墙砖厂跟镇上的脚前脚后。一条80米长的隧道窑是工厂的主体建筑，必须先拿出隧道窑的设计图纸，一座工厂才可进而得以物化。那么就去镇上看看吧，可这时的镇办厂已将他这位庄里乡亲当成不速之客：对不起，保密。孙肇明是个有心人，在镇办厂一个偶然的疏忽中，他眼睛一亮，因为他瞅见了窑炉图纸上设计者的签名。

这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名字。这个名字已经和许多科研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所带来的效益连在了一起。

一天也不能等，马上去拜访。孙肇明的真诚乃至虔诚深深打动了这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这位高工满口答应承担隧道窑的设计任务。

当孙肇明走出工程师的家门时，皓月当空，他觉得天地间充满了一种水银似的清澈与透明。他很想随便地唱点什么，来自然地流淌一下愉快的心情。不，这是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两颗灵魂之间碰撞、沟通、理解后的欢愉。他哼着小曲，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

经过论证，外墙砖厂的厂址正好选定在庄南门外的道路上。开工伊始，孙肇明就碰上了麻烦——或者干脆说遭到了因行路不便的村民们的围攻！这是一条导火索，而村民们愤懑地指责则完全超出了道路问题：

“你孙肇明真是胆大妄为，祖祖辈辈好好走着的路，你能随意更改吗？！”

“这180万元是钱，不是土垃块，你孙肇明究竟想干什么？！”

“孙肇明没白没黑地折腾，到底图什么？！”

……

孙肇明深刻地理解群众对自己的不理解。都在喊“理解万岁”，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多么的困难和不易。理解应该从理解不理解开始。这是孙肇明悟出的道理，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悟出的道理。

东坪乡的施工队开进了工地，孙肇明的生命也不分昼夜地交给

了工地。在建窑的现场，孙肇明精神振奋，对施工质量苛刻得像一个法官。他对工人砌放的每一块耐火砖都会斤斤计较。他发现有一位工人不仅粘台泥放得不饱满，而且砖放上之后省略了必须有的搓动动作，他立即严肃地提出来予以纠正。这位工人抬了一下眼皮不屑地说：“你砌一个我看看。”孙肇明压住自己的恼火，立即爬上架子砌了几个以为示范。这位工人没想到孙肇明不仅像个行家里手，而且整个动作利索规范。孙肇明两下子在工地上不胫而走，工人们由敬佩上升到施工质量的提高。

一根 40 米高的大烟囱，用了不足两月的时间，便挺拔地矗立起来了。它成了董家村工业文明的象征。那段时间孙肇明养成了一种爱仰头的习惯，望一眼这根刺破青天傲岸不屈的烟囱，他的心里便熨贴了许多。

点火。升温。隧道窑的高温带烧得通红。孙肇明的两只眼睛也熬得通红。因为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天没有迈进家门了。在他身体的生物钟上似乎消失了白昼与黑夜的节律，他只知道疲于奔命式地劳作。实在困极了，鬼才晓得他蜷缩在什么地方打个盹呢。

可是工业之神并没有特别垂青于这个执迷于工业之梦的人。停电简直像个幽灵一样，任何招呼也不打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孙肇明红着眼睛盯着那几根像绳索一样的电线，恼怒至极！看来这块硬骨头到了非啃不可的地步了，因为这是工业的命脉。

从来没有过工业的广大农村用的是农业电。而农业电从来就是随着农时或电力情况而调节升降，根本没有保障。而最有保障的供电单位应该是煤矿，因为那是人命关天的地方。淄川煤矿距董家村 5 华里，如果能从那里架设一条专线过来，那简直是一种造化了，似乎也是梦吃般的幻想。

认准了的事情孙肇明非干成不可！不管前头有多少艰难险阻。为了给董家村架设这条工业的命脉之线，孙肇明整整跑了两年。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整整两年啊！七七四十九个图章，九九八十一个关节，缺一不可！不服吗？不服你就别想用电！

为了电，孙肇明曾定时骑自行车往淄川城里赶，赶去扮演一个可怜巴巴的佣人角色。无需多嘴，只需干活。打扫院落、抹桌子扫地、提壶倒水，凡是眼里能够有的家务活一样样地干来，只干得瞅见主人脸上见了笑容，便赶快骑上自行车知趣地饥肠碌碌地往回跑。

为了电，孙肇明还是骑着自行车，朝另一个方向，几百个日日夜夜，寒暑春秋往返几十里路赶去向人家软缠硬磨，以期用宗教皈依般的虔诚来感动“上帝”。曾有几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上，孙肇明被摔得鼻青脸肿！

还是为了电，孙肇明和当时开大头车的李师傅，三伏天龟缩在驾驶室里，不时张望着一幢楼房的一个灯火通明的窗口。窗户内可能正杯斛交错，而孙肇明和李师傅却又饥又渴，可又不敢越雷池半步。呆在驾驶室里热得受不了，出来又被蚊子咬得手足无措。

关于电，说到这里，似乎应该让读者为孙肇明松一口气了。但是，请读者原谅：我不是有意折磨你们，因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孙肇明还有一场炼狱之难没有经受呢。

那是1984年的深冬，孙肇明刚刚沉浸在电流畅通的幸福之中，开始能够睡一个囫囵觉了。是夜，他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赶紧起床穿衣，随来人往厂里跑。原来铁轨上的窑车因半轴窜动被卡在了80米长的隧道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手足无措、目瞪口呆。因为窑炉的高温带正燃烧着一千多度的火焰！

构建在钢筋混凝土里的地栓螺丝，因牵引窑车电机的巨大拉力，已经把钢筋混凝土拉裂！

继续烧或将窑炉完全冷却都意味着几十万元的巨大损失！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窑车一节一节地拉出来，直至半轴卡住事故点，然后由人钻进那上千度的隧道窑里排除故障。

如果说这80米长的隧道窑是一条火龙，显然还不够味道。这是一条生与死的临界线！

用头顶着几条用水淋湿的麻袋片，手提大锤钻进四壁泛红的隧道窑，在这炼狱般的几分钟内，你要用锤敲打卡住的半轴，一下，两